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奇案三刻

〔明〕梦觉道人

西湖浪子 辑



三秦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「明」梦觉道人 西湖浪子 辑

三刻拍案

三
秦
出
版
社

陕新登字 006 号

三刻拍案惊奇

〔明〕梦觉道人 辑
西湖浪子

赵望秦 原非 整理

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湘子庙街 12 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1.125 印张 274 千字

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6000

ISBN7-80546-788-9/I·190

定价:12.20 元

出版说明

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的一个历史悠久、文化灿烂的大国。五十多个兄弟民族，上下五千年，流传下来了大量的文化典籍。其中，文学著作更为丰富多采，有的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，富于民主性精华，知识性、故事性、趣味性强，可以增长知识，激人奋进，增强民族凝聚力；有的构思巧妙，语言精炼，描写社会生活、刻画人物形象细腻生动。为了继承和弘扬这些优秀传统文化遗产，我们编辑出版了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》，供广大文学研究者和文学爱好者学习参考。

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》计划包括小说、诗词歌赋、戏剧、散文等类，择优选取底本和参校本，经系统整理点校后出版。尽管选择的这些作品是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名著，从不同角度生动地描写了封建社会的腐朽、官场的黑暗、科举中的舞弊、炼丹拜金的荒唐、有闲阶层的挥霍与纵欲、贫穷与富贵的对立、市侩的狡诈和青年男女爱情的悲剧等，但是由于作者立场的局限和时代的影响，难免夹杂着或多或少的封建性糟粕和某些消极的因素，如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描写，揭露世态风情中的色情描写及诬蔑农民起义领袖的内容等，需要分析批判地阅读，达到弃其糟粕，取其精华，推陈出新的目的。

在整理点校工作中，我们接受了“明人整理古籍则古籍亡”的教训，尽量保持原作的原貌。为了阅读方便，定为横排规范字本。原作中的通假字和方言通用字，一般不改，以免越改越乱。希望读者鉴谅。

三秦出版社

惊 奇 序

余尝读未见书，遂拍案叫绝，方悟古今事迹非奇则怪。幸游天台仙府，诣诸名胜，凭吊陈迹，愈觉山河变幻。今春卜室孤山之麓，时梅影横瘦，竹阴新展，斜阳映水，峰际流云。掩关无事，简点废帙，得一二野史。烦倦之顷，偶抽阅之：多忠孝侠烈之事，间有贪淫奸宄数条。观□□□蒙耻败露情状，亦足发人深醒。总之，君臣父子、夫妇兄弟、朋友之理道宜认得真；贵贱穷达、酒色财气之情景须看得幻。当场热哄，瞬息成虚，止留一善善恶恶影子，为世人所喧传。好事者之敷演后世，或因芳躅而敬之，或因丑戾而愤之，惊惊愕愕乎，不奇乎？今特撮其最奇者数条付梓，非无谓也。

客有过而责余曰：方今四海多故，非苦旱潦，即罹干戈，何以画一策以苏沟壑，建一功以全复军，而徒哓哓于稗官野史，作不急之务耶？余不觉叹曰：子非特不知余，并不知天下事者。天下之乱皆从贪生好利，皆君亲负德义所至。变幻如此，焉有兵不汙于内，而刃不横于外者乎？今人孰不以为师旅当息，凶荒宜拯，究不得一济焉。悲夫！既无所济，又何烦余之饶舌也。余策在以此救之，使人睹之，可以理顺，可以正清，可以悟真，觉君父师友，自有定分；富贵利达，自有大义。今者叙说古人，虽属影响，以之喻俗，实获我心，孰谓无补于世哉？

时□未仲夏孤山梦觉道人漫书。

目 录

第 一 回	看得伦理真	写出奸徒幻	(1)
第 二 回	千金苦不易	一死乐伸冤	(12)
第 三 回	情词无可逗	羞杀抱琵琶	(22)
第 四 回	设计去姑易	买舟送妇难	(35)
第 五 回	烈士殉君难	书生得女贞	(50)
第 六 回	冰心还独抱	恶计枉教施	(67)
第 七 回	生报华萼恩	死谢徐海义	(82)
第 八 回	义仆还自守	浪子宁不回	(95)
第 九 回	淫妇情可诛	侠士心当宥	(107)
第 十 回	千秋盟友谊	双璧返他乡	(120)
第 十 一 回	捐金非有意	得地岂无心	(129)
第 十 二 回	坐怀能不乱	秉正自无偏	(138)
第 十 三 回	匿头计占红颜	发棺立苏呆婿	(149)
第 十 四 回	郎材莫与匹	女识更无双	(161)
第 十 五 回	劫库机虽巧	擒凶智倍神	(残缺)
第 十 六 回	见白镵失义	因雀引明冤	(172)
第 十 七 回	八两杀二命	一雷诛七凶	(183)
第 十 八 回	奇颠清俗累	仙术动朝廷	(194)
第 十 九 回	血指害无辜	金冠雪枉法	(203)
第 二 十 回	良缘狐作合	伉俪草能偕	(214)
第 二 十 一 回	夫妻还假合	朋友却真缘	(226)
第 二 十 二 回	藏珠符可护	贪色檄能诛	(237)
第 二 十 三 回	猴冠欺御史	皮相显真人	(246)
第 二 十 四 回	冤家原自结	儿女债须还	(257)

第二十五回	缘投波浪里	恩向小窗亲.....	(269)
第二十六回	院里花空忆	湖头计更奸.....	(279)
第二十七回	为传花月道	贯讲差使书.....	(292)
第二十八回	修斋邀紫绶	说法骗红裙.....	(309)
第二十九回	淫贪皆有报	僧俗总难逃.....	(322)
第三十回	窃篆心虽巧	完璧计尤神.....	(336)
后 记			(348)

第一回

看得伦理真 写出奸徒幻

冷眼笑人世， 戈矛起同气。
试问天合亲， 伦中能有几？
泣树有田真， 让肥有赵礼；
先哲典型存， 历历可比数。
胡为急相煎？ 纷纷室中阅。
池草徒萦梦， 杖杜实可倚。
愿坚不替心， 莫冷旁人齿！

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实是宽解之词。若论孩稚相携，一堂色笑，依依栖栖，只得同胞这几个兄弟。但其中或有衅隙，多起于父母爱憎，只因父母妄有重轻，遂至兄弟渐生离异。又或是妯娌牴牾，枕边之言日逐潜毁，毕竟同气大相乖违。还又有友人之离间，婢仆之挑逗，尝见兄弟，起初嫌隙，继而争兢，渐成构讼，甚而仇害，反不如陌路之人，这也是奇怪事。本是父母一气生来，到做了冰炭不相入。试问人，这弟兄难道不是同胞，难道不同是父母遗下的骨血，为何颠倒若此？故我尝道：弟兄处平时，当似司马温公兄弟，都到老年，问兄的饥，问兄的寒，煦煦似小儿相恤。处变当似赵礼兄弟，汉更始时，年饥盗起，拿住他哥子要杀，他知道赶去，道：“哥子瘦，我肥，情愿我替兄。”贼也怜他义气，放了。至于感紫荆树枯，分而复合，这是田家三弟兄，我犹道他不是汉子，人怎能自做主张，直待草木来感动？即一时间性分或有知愚，做兄的当似牛弘，弟射杀驾了

车的牛，竟置之不问；做弟的当似孙虫儿，任兄惑邪人，将他凌辱不怨。不然王祥、王览同父异母兄弟，王祥卧冰之孝，必能爱弟。那王览当母亲要药死王祥时，他夺酒自吃，母亲只得倾了。凡把疑难的事与他做，他都替做。不同母的也如此，况同父母的弟兄。我朝最重孝友，洪武初，旌表浦江郑义门——坐事解京，圣旨原有，还擢他族长郑珪为福建参政——以后凡有数世同居的，都蒙优异。今摘所同一事，事虽不曾旌表，其友爱自是出奇。

话说浙江台州府太平县，宣德间有个姚氏弟兄，长名居仁，次名利仁，生得仪容丰丽，器度温雅，意气又激烈，见义敢为，不惟性格相同，抑且容貌如一。未冠时，从一个方方城先生。这先生无子，止得妻马氏，生得一个女儿慧娘，家事贫寒。在门还有个胡行古，他资质明敏，勤于学问。一个富尔谷，年纪虽大，一来倚恃家事充足，无心读书，又新娶一妻，一发眷恋不肯到馆。一个夏学，学得一身奸狡，到书上甚是懵懂，与富尔谷极共相合，先生累次诫谕他，他两人略不在意。五人虽是同门，意气犹如水火。后来两姚连丧父母，家事萧条，把这书似读不读。只有胡行古进了学。夏学做了富尔谷帮闲。一日方方城先生歿了，众门生约齐送殓，两姚与胡行古先到，富尔谷与夏学后来。那富尔谷原先看得先生女儿标致，如今知他年已长成，两眼只顾向孝堂里看。那女儿又因家下无人，不住在里边来往，或时一影，依稀见个头，或时见双脚。至哭时，嚶嚶似鹁声轻啭。弄得个富尔谷耳忙眼忙，心里火热，双只眼直射似螃蟹，一个身子酥软似蜒蚰。这三人原与他不合，不去采他。只有夏学，时与他掇家怀说话，他也不大接谈。事完散酒，只见夏学搭了富尔谷肩头走，道：“老富，你今日为什么出神？”富尔谷道：“我有一句心腹对你说，方先生女儿，我见时尚未蓄发，那时我已看上他，只是小，今日我算他已年十六了。我今日见他孝堂里一双脚，着着白鞋子，真是笋尖儿，又亏得风吹开布帋，那一影真是个素娥仙子，把我神魂都摄去了！老夏怎弄个计议，得我到手，你便是个活

古押衙！”夏学道：“这有何难，你只日日去帮丧，去嗅他便了！”富尔谷道：“只今日已是几乎嗅杀，若再去，身子一定回来不成了！你只仔么为我设法弄来作妾。”夏学道：“罢了，我还要在你家走动，若做这样事，再来不成了，作成别个罢！”富尔谷道：“房下极贤。”夏学道：“我日日在你家，说这话，你尊脸为什么破的？昨日这样热，怎不赤剥？”富尔谷把夏学一拳，道：“狗呆！妇人们性气，不占些强不歇。我们着了气，到外消遣便罢了；〔他〕□□〔发〕□〔得些〕冤在肚中，若还成病，又要赎药，你道该让不该让？”夏学道：“是！是！只是如今再添个如夫人，足下须搬到北边去，终日好带眼罩儿，遮着这脸嘴！”两个笑了一回，夏学道：“这且待小弟缓图。”

次日，夏学就借帮丧名色，来到方家。师母出来相谢，夏学道：“先生做了一生老学究，真是一穷彻骨，亏了师母这等断送，也是女中丈夫。”师母道：“正是。目下虽然暂支，后边还要出丧营葬，毫忽无抵。”夏学道：“这何难！在门学生，除学生贫寒，胡行古提不起个穷字；两姚虽是过得，吝啬异常；只有富尔谷极其挥洒。师母若说一声，必肯资助。”师母道：“他师生素不相投，恐他不肯。”夏学道：“只因先生酸腐，与他豪爽的不同。不知他极肯周济，便借他十来两，只当牯牛身上拔根毛。他如今目下因他娘子弱症，不能起床，没人管家，肯出几百金寻填房的，岂是个不肯舍钱人？只是师母不肯开口，若师母肯下气，学生当得效劳。”师母道：“若肯借三五两也够了。”夏学别了，来见富尔谷道：“老富，我今把这畜鬼，竟抬做了大豪侠了！我想他是孤儿寡〔妇〕，可以生做。不若择一个日，拿五十两银子、几个段子，只说借他。他若感恩，一说便成，这就罢了；若他不肯，就扭做财礼；只凭我这张口何如？”富尔谷道：“三十两罢！”夏学道：“须说不做财礼，毕竟要依我，我这强媒，也还该谢个五十两哩！”富尔谷只得依说，拿了五十两银子、两个段子、两个纱与他。他落了十两，叫小厮一拜匣捧定，来见师母，道：“师母！我说他是大手段人，去时恰好有人还他本银四十两，把四个尺

头作利钱，我一谈起，他便将此宗付我。我叫他留下四个尺头，他道：‘一发将去，怕不穀用。’学生特特送来。”师母道：“我只要三五两，多余的劳大哥送还。”夏学道：“先生腐了一生，又有师母，物自来而取之，落得用的，师母条直收了。”这边马氏犹豫未决，夏学一边就作了个揖，辞了师母，一径出门去。只是慧娘道：“母亲，富家在此读书，极其鄙吝，怎助这许多？宁可清贫，母亲只该还他的是。”马氏便央人去请夏学，夏学只是不来，马氏也只得因循着。不一日，举殡日子到了，众人斗分祭奠。富尔谷不与分子，自做一通祭文来祭，道：

呜呼，先生！我之丈人。半〔生〕教书，极其苦辛。早起晏〔眠〕，读书讲经。腐皮篮衫，石衣头巾。芋头须绦，俭朴是真。不能高中，金榜题名。一朝得病，呜呼命倾。念我小子，日久在门。若论今日，女婿之称。情关骨肉，汪汪泪零。谨具薄祭，表我微情。乌猪白羊，代以白银。呜呼哀哉，尚飨！

夏学看了，道：“妙，妙！说得痛快！”富尔谷道：“信笔扫来，叶韵而已。”姚居仁道：“只不知如何做了先生之婿？”姚利仁道：“富兄！你久已有妻，岂有把先生的女儿作妾之理！”夏学道：“尧以二女与舜，一个做正妻，一个也是妾，这也何妨。”姚居仁道：“胡说！这事怎行得通！”只见里边马氏听得，便出来道：“富尔谷！先生才死得，你不要就轻薄我女儿！先生临终时，已说定要招胡行古为婿，因在丧中，我不题起，你怎么就这等轻薄？”姚居仁道：“不惟辱先生之女，又占友人之妻，一发不通！”富尔谷道：“姚居仁，关你甚事？”姚利仁道：“你作事无知，怎禁得人说？”富尔谷道：“我也用财礼聘的，仔么是占？”马氏道：“这一发胡说了，谁见你聘礼？”夏学道：“这是有因的。前日我拿来那四十两银子、四个尺头，师母说是借他的，他道却是聘礼。”马氏道：“你这两个畜生，这样设局欺我孤寡！”便向里边取出银、段，撒个满地。富尔谷道：“如今悔，迟了，迟了！”与夏学两个跳起身便走，被姚利仁一把扯转。夏学瘦小些，被姚利

仁一扯，扯得猛，扯个番斤斗，道：“这那个家里，敢放刁？好好收去，让胡兄行礼。若不收去，有我们在这里，学生的银子，师母落得用的，过几时，我们公共偿还。”夏学见不是头，道：“富兄原不是，怕那里没处娶妾，做这样歪事。”拾起银、段来，细细合数，比原来时少了五两一定。夏学道：“师母既是要干净与胡兄，这五两须胡兄召，他如今如何肯折这五两！”胡行古自揣身边没钞，不敢做声。又是姚居仁道：“我代还！”夏学道：“这等，兄兑一兑出，省得挂欠。”姚居仁道：“怎这样慌？五日内我还便罢了！”夏学道：“求个约儿。”姚居仁道：“说出就是了。”夏学道：“寄服人心。”姚利仁道：“便写一约与他何妨！”夏学就做个中人，写得完，也免不得着个花字，富尔谷收了。各人也随即分散回家。夏学一路怨畅富尔谷：“这事慢慢等我搏来，买甚才？弄坏事！”富尔谷道：“我说叫先生阿爱也晓我有才，二来敲一敲实。”夏学道：“如今敲走了！这不关胡行古事，都是两姚作梗，定要出这口气。布得二姚倒，自然小胡拱手奉让了。”富尔谷道：“何难！我明日就着小厮去讨银子，出些言语，他毕竟不忿赶来嚷骂，关了门，打上一顿，就出气了。”果然第二日就着小厮去〔讨银〕子，恰好撞着姚居仁，居仁道：“原约五日，到五日你来。”小厮道：“自古道：‘招钱不隔宿。’谁叫你做这好汉？”居仁道：“这奴才这等无状！”那小厮道：“谁是你奴才？没廉耻！欠人的银子，反骂人！”居仁听了，一时怒起，便劈脸一掌，道：“奴才，这掌寄在富尔谷脸上，叫他五日内来领银子！”那小厮气喷喷自去了。此时居仁弟兄服已满，居仁已娶刘氏，在家月余，利仁也聘定了县中茹环女儿，尚未娶回。刘氏听得居仁与富尔谷小厮争嚷，道：“官人，你既为好招银子，我这边将些首饰当与他吧。”居仁道：“偏要到五日与他，我还要登门骂他哩！”晚间利仁回来，听得说，也劝：“大嫂肯当了完事，哥哥可与他罢，不要与这蠢材一般见识。”第二日，刘氏绝早将首饰把与利仁，叫他去当银子，那富家小厮又来骂了，激得居仁大怒，便赶去打。那小厮一头走一头骂，居仁住了脚，他也

立了骂。居仁激得性起，一直赶去。这边利仁当银回来，听得哥哥赶到富家，他也赶来，不知那富尔谷已定下计了。

昨日小厮回时，学上许多嘴，道居仁仔么骂尔谷，又借他的脸打。富尔谷便与夏学商议，又去寻了一个久惯帮打官司的，叫做张罗，与他定计。富尔谷道：“我在这里，是村中皇帝，连被他两番凌辱，也做人不成；定要狠摆布他才好！”张罗道：“事虽如此，苦没有一件摆布得他倒的计策。”正计议时，恰好一个黄小厮送茶进房，——久病起来，极是伶仃——放得茶下，那夏学提起戒尺，劈头两下，打个昏晕。富尔谷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他病得半死的，怎打他？”夏学道：“这样小厮，死在眼下，了，不若打死，明日去赖姚家。你的钱势大，他两个料走不开！”张罗连声道：“有理，有理！”富尔谷听了，便又添上几拳几脚，登时断气。只是这小厮是家生子，他父亲富财知道，进来大哭。夏学道：“你这儿子病到这个田地，也是死数了，适才拿茶，倾了大爷一身，大爷恼了，打了两下，不期死了。家主打死义男，也没甚事。”富财道：“就是倾了茶，却也不就该打杀！”张罗道：“少不得寻个人偿命，事成时还你靠身文书罢。”富尔谷道：“他吃我的饭养大的，我打死也不碍。你若胡说，连你也打死了！”富财不敢做声，只好同妻子暗地里哭。三人计议已定，只要次日哄两姚来，落他圈套。不料居仁先到，嚷道：“富尔谷！你怎叫人骂我？”富尔谷道：“你怎打我小厮？”正争时，利仁赶到，道：“不必争得，银子已在此了！”那富尔谷已做定局，一把将姚居仁扭住厮打，姚居仁也不相让。利仁连忙劝时，一时间那里拆得开？张罗也赶出来假劝，哄做一团。只见小厮扶着那死尸，往姚居仁身上一推，道：“不好了！把我们官孙打死了！”大家吃了一惊，看时，一个死尸，头破脑裂，挺在地上。富尔谷道：“好，好！你两兄弟仔么打死我家人？”居仁道：“我并不曾交手，怎图赖得我？”富尔谷道：“终不然自死的？”姚利仁道：“这要天理！”张罗道：“天理，天理，到官再处！”两姚见势不像，便要往家中跑，富尔谷已赶来圈定，叫了邻里一齐到县

正是：

□□□□□， □□□□□
□□□□□， □□入网罗。

县□□□□贡知□□□□□□有，操守明白。正值晚堂，众人跪门道：“地方人命重情！”叫进问时，富尔谷道：“小人是苦主。有姚居仁欠小的银子五两，怪小的小厮催讨，率弟与家人沿路赶打，直到小的家里，登时打死，里邻都是证见。”知县叫：“姚居仁！你仔么打死他小厮？”姚居仁道：“小的与富尔谷，俱从方方城同窗读书。方方城死时，借他银五两，他去取讨，小的见他催迫师母，没得还，小的招承代还。岂期富尔谷日着小厮来家炒闹，小的拿银还他，虽与富尔谷相争，实不曾打他小厮。”富尔谷道：“终不然我知道你来，打杀等的？”知县叫邻里，其时一个邻舍竹影，也是富尔谷行钱的，跪上去道：“小的里邻叩头。”知县道：“你仔么说？”这边就开口道：“小的在富尔谷门前，只见这小厮哭了在前边跑，姚居仁弟兄后边赶，赶到里边，只听得争闹半晌，道打死了人。”知县道：“赶的是这个小厮么？”道：“是。”知县道：“这等是姚居仁赶〔去打〕死的〔无疑了〕！把居仁、利仁且监下，明日相验。”那富尔谷好不〔得意〕，对张罗道：“事做得成狠了些。”不知张罗的意思，虽〔陷〕了姚家弟兄，正要逐个儿做富尔谷。头一日已自暗地叫富财藏了打死官孙的戒〔尺〕，如今又要打合他买件作，就回言道：“狠是狠了，但〔如〕今留空隙把人，明日相验，作作看见伤痕，不是新伤，是血污两三日，报将出来，如何是好？你反要认个无故打死家僮，图赖人命罪了，这要去搨撒才好！”富尔谷道：“这等我反要拿出钱来了？”夏学道：“要赢官司，与〔少不〕得银子。”吃他一打合，只胡卢提叫他要报伤含糊些，已诈去百余两。富财要出首，还了他买身文书，又与他十两银子，张罗又叫他封起留做后来诈他把柄。富尔谷好不懊恨。

只是居仁弟兄落了监，在里边商议，居仁道：“看这光景，他硬

证狠，恐遭诬陷。我想〔事〕从我起，若是定要逼招，我一力承当，你可推开，不〔要〕落他阱中。”利仁道：“哥哥！你新娶嫂嫂，子嗣尚无，你□□□，须丢得嫂嫂□□不落，这还是我认。”□□□□□□□到了□□□□□□□相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方木所伤，身上有拳、踢诸伤。知县也不到尸首边一看，竟填了尸单，带回县审。两个一般面貌，连知县也不知那一个是姚居仁，那一个是姚利仁。叫把他夹起来要招。利仁道：“赶骂有的，实不曾打。就是赶的，也不是这小厮。”知县又叫竹影道：“这死的是富尔谷小厮么？”竹影道：“是他家义男富财的儿子。”知县道：“这等是了！”要他两兄弟招。居仁、利仁因富尔谷用了倒捧钱，当不得刑罚，居仁便认是打死。利仁便叫道：“彼时哥哥与富尔谷结扭在一处，缘何能打人？是小的失手打死的。”居仁道：“是小的怪他来帮，打的。”利仁道：“小人打死的实，原何害哥哥？只坐小的一人！”知县道：“姚利仁讲得是。”叫：“富尔谷，他两人是个同窗，这死也是失手误伤，坐不得死罪。”富尔谷道：“老爷！打死是实，求爷正法！”知县不听。此时胡行古已与方方城女儿聘定了，他听得姚居仁这事，拉通学朋友为他公举冤诬。知县只做利仁因兄与富尔谷争斗，从旁救护，以致误伤。那张罗与夏学又道骑虎之势，撺哄富尔谷用钱，把招眼弄死了，做了文书解道，道中驳道：“据招赶逐是出有意，尸单多伤，岂属偶然？无令白镪有权，赤子抱怨也！”驳到刑厅，刑厅是个举人，没甚风力，见上司这等驳，他就一夹、一打，把姚利仁做“因官孙之殴兄，遂拳挺之交下”，比“斗殴杀人，登时身死”律绞，秋后处决；还要把姚居仁做“喝令”。姚利仁道：“子弟赴父兄之斗，那里待呼唤？小的一死足抵，并不干他事。”每遇解审，审录时，上司见他义气，也只把一个抵命，并不深求。

姚居仁在外竟费了书，耕种将来供养兄弟。只是刘氏在家，常常责备居仁道：“父母遗下兄弟，不说你哥子照管他，为何你做出事叫他抵偿？”居仁道：“我初时在监计议，他道因你新嫁，恐丢你，误

你一生。说我还会经营，还可支撑持家事，故此他自认了，实是我心不安。如今招已定，改换也改不得了。”刘氏道：“你道怕误我一生，如今叔叔累次分付，叫茹家另行嫁人，他并不肯，岂不误了婶婶一生？”倒是居仁在外奔忙，利仁在监，有哥哥替他用钱，也倒自在。倒是富尔谷，却自打官司来，尝被张罗与富财串诈，家事倒萧条了。

日往月来，已是三年，适值朝廷差官恤刑。此时刘氏已生一子周岁，因茹氏不肯改嫁，茹家又穷，不能养活，刘氏张主接到家中，分为两院，将家事中分，听他使用。闻得恤刑将到，刘氏道：“这事虽云诬陷，不知恤刑处辨得出辨不出，不若你如今用钱，邀解子到家，你弟兄面貌一般，你便调了，等他在家与婶婶成亲。我你有一子，不教绝后了！”居仁连声道是。果然邀到家中，买了解子，说要缓两日，等他夫妇成亲，解子得钱应了。利仁还不肯做亲，居仁道：“兄弟，弟妇既不肯改嫁，你不与成亲，岂不辜负了他？他若得一男半女，须不绝你后嗣！”利仁才方应承。到起解日，居仁自带了枷锁，嘱付兄弟道：“我先代你去，你慢慢来。”正是：

相送柴门晓， 松林落月华。

恩情深棣萼， 血泪落荆花。

解人也不能辨别，去见恤刑，也不过凭这些书办，该辨驳的所在驳一驳，过堂时唱一唱名，他下边敲紧了，也只出两句审语了帐。此时利仁也赶到衙门前，恐怕哥受责。居仁出来，便分付利仁：“先回，我与解人随后便到。”不期居仁与刘氏计议已定，竟不到家，与解人回话就监。解人稍信到家，利仁大哭，要行到官禀明调换。解子道：“这等是害我们了，首官定把我们活活打死。你且担待一月，察院按临时，必然审录，那时你去便了。”利仁只得权且在外，他在家待嫂，与待监中哥子，真如父母一般，终是不能一时弄他出来。

但天理霎时虽昧，到底还明，也是他弟兄有这几时灾星。忽然一日，张罗要诈富尔谷，假名开口借银子，富尔谷道：“这几年来，

实是坎坷，不能应命。”张罗道：“老兄强如姚利仁坐在监里，又不花钱用！”富尔谷见他言语不好，道且吃酒再处。因是荡酒的不小心，飞了点灰在里边，斟出来，觉有些黑星星在上，张罗用指甲擦去。富尔谷又见张罗来诈，心里不快，不吃酒，张罗便疑心。不期回家，为多吃了些食，泻个十生九死，一发道是富尔谷下药。正要发他这事，还望他送钱，且自含忍不发，不期富尔谷实拿不出，耽搁了两月。巧巧这年大比，胡行古中了。常对家里道：“我夫妇完聚，姚氏二兄之力，岂期反害了他！”中时自去拜望，许周济他，不题。一日赴一亲眷的席，张罗恰好也在坐。语次，谈起姚利仁之冤，张罗拱阔，道：“这事原是冤枉，老先生若要救他，只问富财便了！”胡行古也无言，次日去拜张罗请教。张罗已知醉后失言，但是他亲来请教，又怪富尔谷药他，竟把前事说了。胡行古道：“先生曾见么？”张罗道：“是学生亲眼见的。”又问：“有甚指证么？”道：“有行凶的戒尺与实囑银子，现在富财处。”胡行古听了，便辞了，一竟来与姚利仁计议。又值察院按临，他教姚利仁把这节事去告，告富尔谷杀人陷人。胡行古是门生，又去面讲。按院批：如果冤诬，不妨尽翻成案；批台、宁二府理刑官会问。幸得宁波推官，却又是胡行古座师，现在台州查盘。胡行古备将两姚仗义起衅，富尔谷结党害人，开一说帖去讲。那宁、台两四府，就将状内干连人犯，一齐拘提到官。那宁波四府叫富财道：“你这奴才！怎么与富尔谷通合，把人命诬人么？”富财道：“小的并不曾告姚利仁。”四府道：“果是姚利仁打死的么？”那富财正不好做声，四府道：“夹起来！”富财只得道：“不是，原是夏学先将戒尺打晕，后边富尔谷踢打身死，是张罗亲眼见的。”四府道：“你怎么不告？”富财道：“是小的家主，小的仔么敢告！”又叫张罗，张罗也只得直说。四府就着人追了戒尺、买求银两，尸不须再检，当日买件作以轻报重，只当自要自了。夏学与富尔谷还要争辩，富财与张罗已说了，便难转口。两个四府喝令：“各打四十！”富尔谷拟“无故杀死义男，诬告人死罪未决，反坐”律，徒。夏学加工杀人，